



边疆史地丛书

YUANCHAO
ZHONGYANG
ZHENGFU
ZHIZANG
ZHIDU
YANJIU

元朝中央政府 治藏制度研究

张 云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边疆史地丛书

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

张 云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张云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316-4221-2

I. 元... II. 张... III. 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政
治制度—研究—西藏—元代 IV. ①D691.2②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495 号

边疆史地丛书

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

YUANCHAO ZHONGYANG ZHENGFU ZHIZANG ZHIDU YAN JIU

张 云 著

责任编辑:张天栋

技术编辑:王秀艳 傅 辉

封面设计:陈冬妮 傅 旭

责任校对:徐 岩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625·字数 255 千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4221-2/K·113 定价:47.00 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地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目 录

一	元朝西藏地方政治史的基本态势	(1)
一	、归附前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1)
二	、大蒙古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6)
三	、元朝中前期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9)
四	、元朝末年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23)
二	元朝治藏体制与政策的演变	(33)
一	、蒙元对西藏的经营与早期施政	(33)
二	、元朝治理西藏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	(41)
三	、元朝治理西藏的政策及其演变	(45)
三	元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宗教政策与制度	(52)
一	、元朝重视西藏佛教的宗教政策	(52)
二	、元朝设立的僧政机构与僧官	(57)
三	、重用萨迦派及其法主的特殊政策	(70)
四	、西藏僧人法事活动探幽	(77)
五	、僧人之耗费财物	(82)
六	、僧人之违法	(86)
七	、对元朝僧政得失之分析	(91)
四	元朝与萨迦派和其他教派的关系问题	(95)
一	、元朝萨迦派的有关问题	(97)

二、元朝廷与西藏其他教派的关系	(103)
五 元朝在西藏地方用兵考证	(124)
一、成吉思汗时期用兵西藏的传说	(126)
二、阔端派多答率兵入藏	(129)
三、桑哥大军进藏平乱与西藏驻军	(132)
四、铁木而不花和搠思班军入藏平息“止贡之变” ...	(136)
五、平息西藏南部地区的部落反抗	(142)
六、元朝在西藏周边地区的用兵	(145)
六 元朝在西藏地方括户考	(152)
一、元朝在西藏进行过几次括户的问题	(154)
二、元朝西藏地方的十三万户构成	(157)
三、元朝西藏括户中的分类与人户清查范围	(160)
七 元朝在西藏地方置驿考	(171)
一、元朝在西藏地方置驿的背景与时间	(171)
二、吐蕃地区驿道的走向与站点考证	(175)
三、驿站的支应情形	(186)
四、驿站支应方式的改革	(192)
五、驿站的管理与内部构成及功能	(193)
六、对西藏驿站的维护和对站户的赈济	(197)
八 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	(202)
一、问题的提出	(202)
二、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的客观可能性分析	(204)
三、元朝在西藏实施征税的史实	(209)
四、元朝在西藏征收的税种和税额	(212)
五、结论	(216)
九 元朝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	(218)

十	元朝西藏地方势力的内部组织结构	(227)
十一	元朝西藏“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	(239)
	一、萨迦与止贡纷争的缘由与焦点	(239)
	二、“止贡之变”及其平息	(248)
	三、“止贡之变”的几个相关问题	(253)
十二	元朝使者答儿麻监藏等入藏事迹杂考	(262)
	一、答儿麻监藏	(263)
	二、亦老	(268)
	三、达里麻吉而的	(270)
	四、斡布	(274)
十三	元朝畏兀人与西藏事务	(280)
十四	元朝西藏地方的政治一统与文化认同	
	——以八思巴及其所著《彰所知论》为中心	(294)
	一、蒙元在西藏地方实现政治一统	(294)
	二、八思巴在西藏地方政治一统中的地位	(298)
	三、《彰所知论》中的大一统思想与文化认同观念	(305)
	四、余论	(309)
附录		
	一、《彰所知论》与元明藏族史学的发展	(312)
	二、《元史·释老传》藏汉译名证补	(322)
	三、《重修大龙兴功德记》及其史料价值	(336)
	主要参考与征引论著目录	(344)
	后记	(358)

一 元朝西藏地方政治史的基本态势

一、归附前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吐蕃王朝瓦解以后,西藏地方出现了长期的战乱局面,战争在瓦解旧有的社会组织制度的同时,也瓦解了统一政权的存在基础,并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社会又重新回到了分散的部落状态,相互纷争,相互对立,各自为政,西藏开始进入一个四分五裂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缓慢得到恢复,宗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西藏佛教史上的所谓“后弘期”,而各地封建势力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与宗教势力加强联系和密切接触。

(一)迅速崛起的各个教派

吐蕃王朝瓦解后的数百年之间,在西藏地方获得最大发展机遇的是佛教,藏传佛教不仅从此拥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也开始了一个自我完善和提高的过程,成为有理论和有特色的宗教,真正成为影响社会生产生活并主导人们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由于传承途径不同,所习经典差异,学习修行方式的分别,以及相互沟通渠道不够畅通,便形成了宗旨无差,门派各异的不同教派。

西藏纳入蒙元王朝治下之前,对当时社会政治和生活影响

较大的几个教派基本形成,包括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小的教派则有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等。

宁玛派(mying - ma - pa)是各个教派中产生最早的一个,他们自称其教法是从公元八世纪到西藏传法的印度高僧莲花生(pad - ma - vphyung - gnas)那里继承下来的,所传的密宗典籍也是所谓的旧译密咒,即由莲花生、无垢友(Vimalamitra)等印度人和毗卢遮那、娘·定埃增桑布等藏人翻译传承先来的旧密咒,由于以弘扬旧密咒为主,所以称为旧派,故名宁玛。宁玛派的形成大约是在公元十一世纪的“三素尔”(zur - gsum)时期,大素尔释迦迦乃(shvakya - vbyung - gnas, 1002 - 1062)对宁玛派的经典第一次做了整理工作,确立了一些根本怛特罗,并建立了邬巴垅寺(au - pa - lung)使之成为一个正规的教派。小素尔喜饶扎巴(zur - chung shes - rab - grags - pa, 1014 - 1074),是大素尔的弟子,学有所成,他有很多弟子,有所谓“四柱、巴梁”之谓。其中最著名并继承他的法座的是他的小儿子释迦僧格(shvakya - seng - ge, 即卓浦巴 sgro - phug - pa)。宁玛派从十二世纪中叶起陆续发掘不少伏藏文献,最著名的掘藏人有娘尼玛斡色(nyang - nyi - ma - vod - zer, 1124 - ?),他发掘了不少伏藏,被称为“上部伏藏”。后来有古如却吉旺秋(gu - ru - chos - kyi - dbang - phyug, 1212 - 1273),同样发掘大批伏藏,被称为“下部伏藏”。这些伏藏文献,其中不乏珍贵的历史资料,如《五部遗教》(bkav - thang - sde - lnga)、《十万宝训》(ma - ni - bkav - vbum)和《莲花生遗教》(pad - ma - bkavi - thang)等。^①

噶当派(bkav - gdams - pa),渊源于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 ~ 46 页。

“噶当”，意思是把佛的一切言教都看作是对于僧徒的行为和修持的指示、教导。创立该教派的是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vbrom - ston rgyal - bavi - vbyung - gnas, 1005 - 1046)，他跟随阿底峡学法近十年，成为上首弟子。1054年，阿底峡去世后，他继承其衣钵。1055年，他和阿底峡的众弟子在聂塘为阿底峡举行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在聂塘建立一座寺院即聂塘寺。此时，达木地方的头人邀请他到热振地方，1056年他在那里建立了热振寺，以此为根基发展起一个教派，即噶当派。此后，由朗日塘巴(glang - ri - thang - pa)、夏日瓦巴(shar - ba - pa)相继传承至拉卓瓦衮布(lha - vgro - bavi - mgon - po)时，教派组织扩大，形成了噶当教典派(bkav - gdams - gzhung - pa)传承。另由京俄瓦(spyan - snga - pa, 1038 - 1103)和熏奴斡(gzhon - nu - vod, 因为创建甲域寺而被称为“甲域瓦”，bya - yul - ba - chen - po, 1075 - 1138)等传出了噶当教授派(bkav - gdams - ngag - ba)。教典派重视经典学习，而教授派则侧重实际修行，都以《大乘经庄严论》等“噶当六论”和《现观庄严论》等“慈氏五论”为基本学习经典。噶当派在当时西藏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①

萨迦派是由后藏萨迦地方昆氏(《元史》作款氏)家族的衮却杰布(1034 - 1102)创立的，他早年学习宁玛派教法，后来改修卓弥所传“道果法”。1073年建萨迦寺，形成萨迦派，该派一直以“道果教授”为其主要传承密法。在衮却杰布之后，萨迦派相继出现过几位很有影响的大学者，即他的儿子衮噶宁布(1092 - 1158)，衮噶宁布的儿子索南孜摩(1142 - 1182)、扎巴坚赞(1147

①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50～57页；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6页。

- 1216), 以及萨迦班智达袞噶坚赞(1182 - 1251)和八思巴(1235 - 1280), 他们被后世称为“萨迦五祖”。^① 萨迦派是个教派和家族密切结合的宗派, 在元朝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元朝的西藏政治和宗教史上,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噶举派(bkav - brgyud), 又作“噶尔举(dkar - brgyud)”, 前者的意思是“口传”, 因为该派注重密法修习, 学法全靠师傅口耳相传而得名。后者意思是“白传”取自该派祖师玛尔巴、米拉日巴等人依照印度僧人修法时都着白色僧裙习惯而得名。该派早期有两个传承, 一个是由琼波南交(Khyung - pomal - vbyor)传出的香巴噶举(shans - pa); 另一个是由玛尔巴传出的塔波噶举(dwags - po)。其中延绵不断, 影响巨大并流传至今是后者。^②

(二)逐步发展的封建势力

在战争中首先遭到破坏, 而在战后必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尽管在藏文史书中反映西藏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很少, 但是, 我们从一些零星的记述中也可以了解到有关的细节。经济的发展才是封建势力不断成长的坚实基础, 在纳入大蒙古国前夕, 西藏地方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些万户, 都是以其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萨迦世系史》记, 萨迦在桑察·索南坚赞时“在斯塘(zi - thang)等地开设商市, 建立人口众多的村庄, 在上仲曲(stod - grom)、下仲曲(smad - grom)、达托(stag - thog)、芒喀(mang - mkhar)、藏瓦普(gtsang - bar - phug)、上下夏卜(shab - stod - smad)、达那(rta - nag)等地建立谿卡(庄

①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 刘立千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版第 92 ~ 109 页。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 刘立千译本第 58 ~ 83 页。

园),在降迥(byang - gcung)、喀索(khab - so)、果斋(kom - vdre)、噶尔普(gar - phug)等地建立许多牧场,在热萨(ra - sa)等地牧养马群。”^① 从而为萨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关于夏鲁万户势力的发展,史书有比较细致的描写,文称,吐蕃王室子孙吉德(skyid - lde)的后裔在年楚河谷定居下来,有三兄弟分别占据着三块农业和牧业差不多相等的地方,“其中有一条东北走向的山谷,指向日朗邦喀山(ri - nang - spang - mkhar),一条西南走向的河谷,指向岗叶香布雪山(gangs - ye - sham - bu),这两条相汇的山谷和河谷,为一个大的地方,由哥哥琼则(khyung - ri - sad)统治。其地界是藏岗扎喀以上。在这片地方中,山谷中有三个大牧业部落,叫做甘如(gam - ru)、江如(rgyang - ru)、年如(nying - ru),中间有一处大商市,叫做色玛春堆(sal - ma - tshong - vdus),后来迁到格乃宁(skeg - gnas - snying)地方。”接下来就是程式化的记述:两条不同走向的山谷,居住着三个不同的部落,其中包括高贵和低贱两个族姓,高贵者学习佛学知识,而低贱者或者从事农牧业生产、商业贸易,或者以捕鱼打猎为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品,或者专门制作帽子、氍毹、围裙,或者加工牛尾、绳子、花毯;或者生产藏地哗叽、绸腰带、斧头等等,并且形成了较大的商业市场,诸如,“色玛春堆”(sal - ma - tshong - vdus)、“突古春堆”(thug - gu - tshong - vdus)、“藏春堆古尔莫”(gtsang - tshong - vdus - mgur - mo),主要是满足农牧业地区之间产品的相互交换。^② 使当地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很有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47~148页,汉译本第99页。

②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64~367页;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28~230页。

实力的封建势力。

其他万户势力都存在类似的情形,蔡巴万户占据着拉萨河上下游地区,土地肥沃,宜农宜牧。帕木竹巴所在的山南乃东地区,更是西藏农业的最早发源地和重要粮仓。止贡巴地处墨竹工卡东北直孔地方的雪绒河畔,经济和宗教实力都十分充足。甲麻瓦万户位于近拉萨东北墨竹工卡甲马地方,附近有甲麻雄曲河穿过,这里也是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此外,位于日喀则县的曲弥万户,以及拉堆降、拉堆洛等各个万户,无不以自然之利,在经济上获得发展,从而跻身西藏地方较为强大政治的势力之列。

在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各个势力都十分重视业已流行起来并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的社会作用,积极和宗教势力结合起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

二、大蒙古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一)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合作

1239年,阔端派多答率兵入藏,出于自身利益的缘故,西藏早期接触蒙古军队的一些寺院,诸如,热振寺、杰拉康寺等都采取了抵抗的措施,从而招致蒙古军的武力攻击,据说有索顿(so - ston)等500名僧人在冲突中被杀,热振寺和杰拉康寺被焚烧。多答逮捕贡巴释仁(sgom - pa),准备杀害,止贡京俄扎巴迥乃求情,多答释放了贡巴。京俄把西藏装有木门的户口名册献给了多答,表示归服,接着,多答的军队捣毁了下至东方工布地区、东西洛扎(lho - brag)、洛若(lo - ro)、加波(byar - po)、门贝卓(mon - dpal - gro)、洛门(lho - mon)和尼婆罗边界以内的坚固堡垒,以

蒙古法令进行统治,地方安宁。^①

热振寺、杰拉康寺被焚烧和僧人被杀事件,以及多答军队的所向无敌的气势在西藏各个地方势力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也促成他们改变策略,从消极抵制到积极配合。据说止贡寺住持京俄仁波且最早受到蒙古王子阔端的邀请,但是他没有答应,而是耍了一个花招,设法劝说蒙古使者邀请萨班尊者。他还亲自恳请萨班,为了整个西藏的利益,应该前往蒙古地方。而当1244年萨班伯侄三人决意前往凉州之前,“止贡巴又前来奉献大量的送行礼物”。^②可见,止贡京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算计。但是,事件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局面,在萨班和阔端凉州会晤之后,双方商定西藏地方归附大蒙古国的条件,阔端许诺萨迦派势力为西藏地方的首领,并任命萨迦教主为西藏地方的达鲁花赤,统领西藏各地方势力,西藏正式纳入蒙元政权的行政管辖之下,双方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于是,先前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蒙哥汗时期,西藏的译师和僧人大多前来蒙古地区,凭借他们各自所联合的力量,寻求桂本(sgos - dpon)之职。^③西藏僧俗首领的纷纷归附,为元朝在西藏地方施政奠定了基础。

(二)诸王分治下的西藏地方

蒙哥汗时期,按照蒙古黄金家族不断分封新占领地区的习

① 大司徒·降曲坚赞《朗氏宗谱》(一作《朗氏家族》),藏文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09页,赞拉·阿旺·余万治译,陈庆英校,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书名《朗氏家族史》)第74~75页。

②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415~1418页;魏里(Turrell V. Wylie)《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77年6月第37卷第1号(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7 Number 1, June 1977 pp. 103 - 133.)。邓锐龄汉译文,见《民族史译文集》第4集,1978年。

③ 《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6页。

惯,在西藏地方也推行了诸王分封制度。它的含义不仅在于贯彻一项习惯制度,而且更在于适应大汗权力转移的形势,改变黄金家族内部对西藏地区的管辖权力。而推行这一政策在西藏的巨大影响是,噶玛噶举教派的地位上升了,而萨迦派的地位明显地下降了,萨迦派失去了原来计划中的西藏地方的领袖地位。成为各个教派和地方势力中的一个,而且很可能是逐渐失宠的一个。

关于蒙哥汗在西藏推行分封的情况,藏文史书多所记载,《朗氏宗谱》中说道:“此时,西藏由在凉州的王子阔端治理,由阔端阿哈(蒙古语兄长)那里迎取应供喇嘛;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个万户。”^① 同书又说,当时,蒙哥皇帝“从王子阔端手中将西藏接收过去,划分西藏,供养各教派。当时的隶属关系如下:止贡派隶属蒙哥汗,萨迦隶属于阔端本人,蔡巴隶属于薛禅忽必烈,帕木竹巴、雅桑和汤波且隶属于上部蒙古汗王旭烈兀,饶尊(rab - btsun)、珠古岗(gru - gu - sgang)和喀热(kha - rag)等三地隶属于王子阿里不哥。拉萨、主巴(vbrug 今不丹)和拉堆塘琼(la - stod - thang - chung)等三地隶属于王子芒哥刺,除开甲麻(rgya - ma)氏族的嘉玉人(bya - yul)隶属于斯噶汗(si - ga - gan),格岗人(ki - kam)、察沙人(khra - sa)、阿拉巴隶属于格杜刺(gal - du - la)。奏请蒙哥皇帝后,在(西藏)各地驻扎蒙古军队,保护地方。”^② 《贤者喜宴》也记载,止贡巴和藏地古尔莫瓦依靠蒙哥汗本人;萨迦巴之

① 《朗氏宗谱》藏文本第 109~110 页,汉译本第 75 页。

② 《朗氏宗谱》藏文本第 449 页,汉译本第 302 页。

拉德雄巴(lha - sde - gzhung - pa)等依靠阔端;蔡巴依靠薛禅汗;达垅巴依靠阿里不哥;雅桑、帕木竹巴、汤波且三者依靠旭烈兀。总共有十一个集团。止贡巴在依靠蒙哥汗的同时,还依靠阿里不哥,萨迦则还依靠薛禅汗。他们虽然割据一方,但是他们之间的势力并不平衡。^①显然,所谓萨迦依靠薛禅皇帝、止贡巴依靠阿里不哥是后来的事情。

三、元朝中前期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

(一)萨迦地方政权的产生与发展

1. 萨迦地方政权的产生

在阔端和萨班凉州会谈中,就涉及到未来政治框架中萨迦势力的地位问题。在西藏归附大蒙古国的前提下,若能惟命是听,则各地方官员俱可官仍原职,并任命萨班为西藏地方的达鲁花赤。^②大蒙古国汗位在发生了由窝阔台系向拖雷系转移后,也影响到当时西藏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在蒙哥汗即位以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高僧噶玛巴受到重视,被礼为上师。萨迦派几乎被排除在西藏地方主导势力的选择范围之外。

1253年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六盘山会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萨迦势力在未来西藏政治发展史的地位来说,尤其重要。阔端去世后,忽必烈用一百名蒙古骑兵,把八思巴从阔端的儿子蒙哥都那里换归已有,^③通过双方随后的密切接触,逐渐为萨迦派重新取得优势地位。1258年,蒙哥汗命忽必烈主持释教辩

① 《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6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38页,汉译本第93页。

③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月版第48页;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43页。